

● 书评纵横

对全球“美国化”现象的历史诠释*

——读《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有感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李 昀

王晓德教授所撰写的《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①已于2011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此书吸收国际关系学、文化传播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全球“美国化”问题进行了相当详尽的研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是王晓德教授从文化视角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又一力作，并入选了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该书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在研究视角、理论思辨、史料甄别和文字表述等各个方面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是一部具有相当深度与广度的史学专著。《文化的帝国》一书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其贡献不只在提出了关于全球“美国化”的诸多新解释，为不同学科的学者研究“美国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架构，而且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对于我们把握美国外交史学的趋向和开阔学术视野都有所启示的。

—

全球“美国化”是20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随着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逐步实现了向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过渡，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向外扩张的步伐日益加快，能够体现出现代大众消费社会主要特性的产品随即大规模地被输往国外。正是由于美国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吸

引力、商业性和穿透力之特点，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美国大众文化便风靡全球，而且迄今为止依然保持着难以遏制的扩张势头。这种被称为“美国化”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一般局限于对“美国化”现状的描述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发表的相关议论，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未研究具体国家“美国化”的历史与现状。西方学者在“美国化”研究方面虽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他们更注重“美国化”的个案研究，并没有就全球“美国化”问题形成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历史画面，尤其缺乏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研究全球“美国化”问题的难度很大，要就此问题写出一部有新意的论著，就必须在材料上、观点上和方法上有较大的突破，更要有效地提炼和吸收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整合分散的个案研究，运用跨学科的知识构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理论框架。《文化的帝国》一书正是巧妙地解决了上述这些问题而形成的一部关于全球“美国化”问题的学术力作。

《文化的帝国》一书的作者王晓德教授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洞察力，他不仅对西方学者治美国外交史的方法有所了解，而且有着不同于欧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切入角度。王教授很早就已表现出从文化的视角来阐释美国外交史的兴趣和偏好，他的很多著作都体现出这一学术理路。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王教授就在其博士论文《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②中，采用文化的视角，揭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与战后初期西欧重建的文化研究》(10CSS005)的资助。

① 王晓德：《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本文中的引文，凡在文中夹注、只注明页码的，皆引自该书。

② 王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示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历史起源。之后,王教授将研究重点转向美国文化价值观对外交影响这一课题上。他注意到,美国外交的决策和执行,深受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在这一思路下,王教授于2000年完成了《美国文化与外交》一书,^①该书系统地论述了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及其与美国外交本质的关系,从而开拓了一个研究美国外交的新领域。王教授从文化视角对美国外交史的思考并未到此而停止,他发现,美国文化还存在着“有形”的一面,自20世纪以来,携带着现代消费理念的美国文化产品就借着美国经济急剧膨胀对国外市场的需要向全球扩张,美国企图依靠其文化优势来实现对这个多元世界的重构,在全球建立一个“文化的帝国”(第2-3页)。于是,王教授对“美国化”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凭借执着的学术探讨精神和多年深厚的积累,对西方众多涉及“美国化”问题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深入甄别和论析,取精用弘,探赜索隐,历经数年完成了这一令很多学者望而却步的课题。

在《文化的帝国》这部90余万字的专著中,作者用丰富翔实的史料、简洁流畅的文字、缜密严谨的学术规范,对“美国化”的内涵作出了准确的界定,对“美国化”的历史文化根源进行了清晰的探寻,对“美国化”在主要国家的发展情况加以深入的阐释,对“美国化”的影响有着独到的理解。全书共分为9章,第一章探讨了全球“美国化”的历史文化根源;第二至五章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欧洲的“美国化”问题;第六、七章分别探讨了其他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化”问题;第八章探讨了全球化与全球“美国化”的关系;第九章探讨了“美国化”与反美主义的根源及其表现;结语部分对全书进行了高度的总结和理论的提升,探讨了“美国化”与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势。《文化的帝国》一书指出,如果说存在一种全球文化的话,这种文化不应该是以一种文化模式复制的同质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构成的统一体。所谓的“美国化”不会带来全球文化发展的单一化或同质化,只会促进其他国家文化加快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或者在“传统”中注入更多的“现代”因素,而不会改变世界文化多元发展这一大趋势(第759-771页)。这是作者对20世纪全球“美国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后得出的

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认识,对消除许多国人在美国文化冲击下产生的迷茫心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的帝国》一书呈现出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历史画面,不仅赋予了一些个案研究本身在脱离整体研究情况下无法表现出来的历史涵义,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化”的内涵。全书结构严谨,观点清晰,论述周密,展现了作者驾驭和组织史料的深厚功力和他那种浑然一体、自然流畅的写作风格。

二

《文化的帝国》一书通过对全球“美国化”系统的历史梳理,厘清了国内外学界很多较为模糊或理解有偏差的问题,构建了一种全新的阐释框架。西方学术界围绕全球“美国化”已经形成了一套特定的学术话语,很多学者简单将“美国化”理解成美国文化通过在全球层面上的扩散,同化非美国文化的一种过程。《文化的帝国》一书则认为,文化在移植到一种新的环境中不会是“原汁原味”的再现,一方面它在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当地的社会也在适应来自外部的这些新的东西,并逐渐地使之融合在本国文化之中。在作者看来,“美国化”所体现的内涵比简单的字面意义要复杂的多,全球“美国化”包含着美国大众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观念在非美国文化场景中的“异化”,也内含了接受国对来自外部新的文化形式的模仿、借鉴、吸收或抛弃的全部过程(第48页)。

《文化的帝国》一书还对“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渊源与内容予以考证,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化”之间的区别。“文化帝国主义”论最初是对当代西方大国通过文化输出谋求对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控制和文化霸权的一种批判,很多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表示美国大众文化向全球扩散并使不同地区的文化向美国文化趋同的过程。《文化的帝国》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在解释全球“美国化”上具有局限性,作者指出,“美国化”进程很少涉及到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来迫使它们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靠着美国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对外国公众产生了一种难以抵制的“诱惑”来实现美国价值观的传播。这些国

^①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这本书2007年被天津教育出版社选入该社出版的《名家学术文库》,作者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修订本已于2008年4月出版。

家的“美国化”过程肯定包含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因素,但毕竟不是靠着外部施加的强大压力所推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国家内部对美国文化进入的一种主动的甚至积极的反应(第508-548页)。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美国化”只是20世纪以来的一种现象,而全球化的迅速加快也发生在20世纪,在全球化与“美国化”的关系上,很多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只是“美国化”的一种延伸,是把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传递给整个世界的过程。《文化的帝国》通过对这两个词汇引发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全球化和“美国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全球化推动之下正在形成的全球文化与美国文化也无必然的联系,全球化不会阻碍文化的发展,反而给文化的发展提供更为辽阔的空间(第653-670页)。这些见解,乃是作者基于对史料的认真解读与审慎思考而获得的,为不同学科的学者研究“美国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架构。

三

《文化的帝国》一书在梳理和吸收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方面所下的功夫也堪为称道。作者在绪论中全面梳理了欧美和非欧美学术界关于全球“美国化”的研究状况,并对这些论述作出了准确的评估。该书几乎收录了相关问题的所有研究成果和权威性论述,所参引的英文文献、专著达400余种。书中除了使用档案等传统史料之外,还采用了电影、旅行日记、展览会解说词、歌词、广告等资料。作者对这些不同性质的文献做了得体的处理,所引用的史料均经过反复甄别和细致考辨,几乎每一个重要观点都用大量的资料做支撑,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史学功底。

《文化的帝国》一书给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其材料的独特和翔实,更是其视角的新颖和观点的独到。《文化的帝国》一书并不像传统外交史那样研究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而是注重探讨美国的产品、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国外的传播及影响,从而为美国外交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此书不仅仅论述了美国政府推行的传统意义上的跨越国界的文化、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活动,而且研究了好莱坞、麦当劳、爵士乐以及艺术展览会等文化产品在海外的影响,探讨了美国营销与消费文化模式在其疆域之外的传递。此外,作者还将研究重心从高层转向下

层,从精英转向民众,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在美国外交史中扮演的角色。如在研究战后美国对西德的占领和改造时,作者把研究扩展到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社会文化领域,探讨了驻德美军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论述了互访学生、爵士乐歌手、美国会所的文化工作人员等普通民众在传播美国文化中的作用(第360-380页)。书中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帝国》一书打破了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美国中心论和文化中心主义,不仅仅从美国作为传播者的角度来研究文化输出,而且将文化传播看作是受众把外来文化重新处理的过程,十分注重研究其他国家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美国文化进行模仿、吸纳、抵制和改造。

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美国化”在《文化的帝国》一书中也得以充分体现。作者注重从国际关系学、传播学等学科汲取理论资源,借助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念工具,对全球“美国化”进行深入研究。作者借助了人类学、社会学中和后殖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他者”、“想象”等概念,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欧洲国家各界人士对美国的认识。《文化的帝国》一书指出,从本源上讲,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都属于西方文化范畴,但长期以来,前者把后者视为与自己对立的“他者”,以此凸现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把美国文化视为“他者”的传统尽管在欧洲上层社会显得更为突出,但其实这样一种传统已经渗透到欧洲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历史上形成了整体上的欧洲对美国文化的一种基本态度,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绝大多数欧洲人对美国的认识(第113-155页)。作者这种对历史上欧洲人的美国观进行的详细探讨,不但有助于理解欧洲一直存在的反美情绪,而且从文化层面上更为深刻地揭示了欧洲国家强烈抵制“美国化”的深层原因。书中强调受众的主动回应,将“美国化”过程看作是受众把外来信息重新处理的过程,是受到文化传播学中反应理论的影响。除此之外,《文化的帝国》一书还运用“现代性”等概念,对美国现代大众消费模式的形成及其影响作出了历史的考察。作者认为,不管是欧洲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历或正在经历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对本土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不过它们没有像美国一直所希冀的那样被“美国化”,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从蜂拥而入的美国消费文化中吸收到有益于自身发展的成分,逐渐地使

(下转第23页)

如果说“宗教少数群体”带来的宗教多元化格局使“国教”的统摄地位受到威胁,启蒙运动的思想狂飙使“国教”的理论支撑发生动摇,那么18世纪上半叶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则使“国教”日益失去基层的民众支持。“大觉醒运动”最初始于中部殖民地,后来在新英格兰达到巅峰,随后一路南进,蔓延至整个南部,直至独立战争爆发才息止。^①该运动对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宗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概而言之,“大觉醒运动”因其广泛的群众性而造成教会内部矛盾激化,导致反对和支持该运动的人群两极分化。信徒们于是便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成立新的宗教组织。^②大量出现的新教会使“国教”地位进一步削弱。

上述分析表明,北美殖民地时期,尽管“国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宗教少数群体”人数的不断扩大,殖民地时期的宗教日益走向多元化。17世纪末、18世纪初,始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潮席卷北美殖民地,以其理性主义思想重创“国教”根基。与此同时,北美殖民地的“大觉醒运动”从中部燃起星火,然后蔓延至新英格兰,直至最后燃烧到南方,从草根层面削弱和分化“国教”的组织机构。在三股

力量合力推进之下,北美各殖民地的“国教”势力节节后退,直至最后失去招架之力。

结 语

长期以来,欧洲的宗教势力一直十分强大,“政教”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姻,出现了所谓的“国教”现象。受欧洲“国教”思想的影响,早期赴美的欧洲移民,尤其是英国移民,大多怀揣着“特殊使命”来到北美,试图借助“国教”来实施他们的“特殊使命”,最终把新大陆建成“山巅之城”。在这种“使命感”驱动下,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不同程度地建立起各自的“国教”。尽管北美“国教”与欧洲的不同,但就政府与教会的紧密关系而言,它仍具有明显的“国教”特质。18世纪时期,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殖民地的“宗教少数群体”不断增加,导致宗教格局走向多元化。与此同时,欧洲的启蒙运动和北美的“大觉醒运动”也向“国教”频频发动冲击,使北美殖民地“国教”不仅在思想上失去支撑,而且在组织上日益萎缩。待美国独立战争号角吹响,“国教”基本上不是名存实亡,就是走向消亡。

^①Paul Boyer, et al., *The Enduring Vision*,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and Company, 1993, pp.125-128.

^②Conrad Wright, *The Beginnings of Unitarianism in America*, Boston: Beacon Press, 1955, chap.2; C. C. Goen, *Revivalism and Separatism in New England: 1740-18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ap.3.

(上接第62页)

本土文化适应了全球发展的大潮。这一解释将各国现代化走向和美国文化的传播相结合,既能洞悉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变革的脉象,又能切中战后美国文化输出的要害所在,其观点颇为令人信服。

近年来,我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取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从总体而言,在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的更新上还相对滞后,很多著作缺乏问题意识的支持和理论的关照,仅仅满足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叙述,研究视角也多集中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权力和对外政策上,类似《文化的帝国》这样采用独特视角、具有宏观的理论视野并借鉴跨学科的方法研究美国外交史的著

作尚不多见。《文化的帝国》一书启发我们去思考:在当代西方史学观念新旧交替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美国外交史学界应当如何进行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学术理路的转换;如何在保持史学特性的前提下,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如何在关注国际史学新趋向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可以说,《文化的帝国》一书不仅从历史的角度比较全面地诠释了20世纪全球“美国化”现象,为研究中国的“美国化”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理论资源,而且展示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范式,对推动我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